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2冊

孔墨論衡

陳維德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孔墨論衡／陳維德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目 8+222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編：第2冊）

ISBN：978-986-254-331-3（精裝）

1. 中國哲學 2. 儒家 3. 墨家 4. 文集

121.07

99016442

ISBN - 978-986-2543-31-3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 編 第 二 冊

ISBN：978-986-254-331-3

孔墨論衡

作 者 陳維德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0 年 9 月

定 價 十編 40 冊（精裝）新台幣 6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孔墨論衡

陳維德 著

作者簡介

陳維德，1945年生，國立政治大學博士。長於義理及辭章，兼擅文字與書法。歷任台北市立師範學院、輔仁大學、東吳大學等校教授，現任明道大學講座教授兼上海復旦大學特聘研究員。

提 要

孔、墨兩家，自古號稱顯學；且俱以脩己利人之道，謀所以淑世濟民；而墨之非儒、儒之闢墨，乃若是其甚也！後之學者，亦每多評鹭。然以立場各殊，持論懸絕；而或援儒說墨、援墨入儒，尤令人滋惑。因思就兩家之說，而為全面性之比較——庶使淄澠相汜者，各還其本真；而其學術之流別，亦因之而益顯。

於是取其足資代表孔、墨思想之文獻，如《論語》、《墨子》等書，以為立論之主要依據；間亦採取有關經傳之言以為佐證。然後根據二家學說之主要內涵，歸納為若干門類，分別發其義蘊、抉其幽微。並以兩相對顯之方式，以見其同異所在，然後更藉比較論評以凸顯之耳。

文分九章：第一章為導論，意在揭示兩家相非之事實，以及前此學者之有關論斷，以明撰述本論文之緣起與作法；第二章探究孔墨思想之形成及其流衍，以為往後立論之參證；三至八章，則分別就天道及形上思想、人生觀、中心思想、政治、財經、教育諸門類，而將兩家之說，相互排比，以為疏通證明，見其同異，且為之論評焉。是為本論文之主體。第九章結論，則歸納前論，以為總結。凡二十餘萬言。

經由本論文之析探，於歷來孔墨間義理之混淆，雖或未足以息爭而止喙，然亦已獲得相當程度之疏導與澄清。諸如：仁愛與兼愛之歧異、人倫與天道之分途、尚文與尚質之懸隔、有命與非命之爭議、義利觀念之糾葛、教育內容之偏尚、政治理念之異趣，乃至人生理想之異同，皆嘗有所彰顯；而孔、墨思想之同而實異、異而猶同，其因果之際、得失之間，亦因之而愈明。至於愜當與否，則仍有待當世賢達之匡正焉。



目次

第一章 導 論	1
第一節 先秦時代儒墨相非的情形	1
一、墨家非儒之說	1
二、儒家闢墨之言	4
第二節 後世學者對儒墨相非的看法	6
第三節 釐清孔墨思想糾葛之必要性與具體作法	11
一、正視儒、墨相非的事實	11
二、孔墨相關學說之深究與辨析	12
第二章 孔墨思想之形成及其流衍	15
第一節 孔墨的生平	15
一、孔子的生平	15
(一) 先世	15
(二) 生平事蹟	15
二、墨子的生平	19
(一) 姓氏	20
(二) 國籍	20
(三) 年代	20
(四) 重要事蹟	22
第二節 孔墨的思想淵源	24
一、孔子的思想淵源	24
二、墨子的思想淵源	27

第三節 孔墨的時代背景	30
一、政治方面	30
二、經濟方面	31
三、社會方面	32
四、學術思想方面	33
第四節 孔墨思想之流衍	33
一、孔學之流衍	34
(一) 孔門弟子	34
(二) 孟子	39
(三) 荀子	41
二、墨學之流衍	43
第三章 孔墨天道及形上思想之異同	47
第一節 天與天道	47
一、孔子的天道觀	47
二、墨子的天道觀	49
三、比較與論評	51
第二節 天命與命	53
一、孔子所謂的天命與命	53
二、墨子的非命論	55
三、比較與論評	56
第三節 鬼神觀	58
一、孔子對鬼神的態度	58
二、墨子對鬼神的態度	60
三、比較與論評	63
第四節 孔墨與宗教	65
第四章 孔墨人生觀的異同	67
第一節 對生命的體認	67
一、孔子對生命的體認	67
(一) 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67
(二) 對人性的體認	68
二、墨子對生命的體認	69
(一) 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69
(二) 對人性的體認	70
三、比較與論評	72
第二節 處世態度	73

一、孔子的處世態度	73
(一) 克己復禮	73
(二) 下學上達	74
(三) 積極用世	75
(四) 述而不作	76
(五) 安貧樂道	78
二、墨子的處世態度	79
(一) 平等互利	79
(二) 勤學不苟	80
(三) 棄祿向義	81
(四) 述作並重	83
(五) 自苦爲極	84
三、比較與論評	85
第三節 人生理想	87
一、孔子的人生理想	87
(一) 君子	87
(二) 內聖外王	92
二、墨子的人生理想	94
三、比較與論評	97
第五章 孔墨的中心思想	99
第一節 孔子的中心思想——仁	99
一、仁的涵義	99
二、仁的根源	101
三、求仁的方法	101
四、踐仁的步驟	102
第二節 墨子的中心思想——兼愛	103
一、兼愛的涵義	104
二、倡導兼愛的動機	106
三、兼愛的根源	107
四、兼愛的可行性	108
五、兼愛的推行	111
第三節 比較與論評	112
第六章 孔墨政治思想之異同	115
第一節 政治的基本理念	115
一、孔子的政治理念	115

(一) 對政治的意義與起源的看法	115
(二) 政治理想	116
(三) 民本思想與愛民	118
(四) 人治主義	118
二、墨子的政治理念	119
(一) 對政治的意義與起源的看法	119
(二) 政治理想	121
(三) 利民思想	122
(四) 神治主義	123
三、比較與論評	124
第二節 為政之道	125
一、孔子所主張的為政之道	125
(一) 正名	125
(二) 舉賢才	126
(三) 禮樂與德化	127
(四) 刑賞得中	129
(五) 無欲速、無見小利	130
二、墨子所主張的為政之道	131
(一) 尊天事鬼	131
(二) 尚同政治	132
(三) 尚賢	141
三、比較與論評	144
第三節 君道與臣道	146
一、孔子心目中的君道與臣道	146
(一) 君道	146
(二) 臣道	147
二、墨子心目中的君道與臣道	148
(一) 君道	148
(二) 臣道	149
三、比較與論評	149
第四節 軍事與外交思想	150
一、孔子的軍事與外交思想	150
(一) 軍事——修文德、謹武備	151
(二) 外交——慎言行、善專對	151
二、墨子的軍事與外交思想	152

(一) 反對侵略	152
(二) 注重防衛	155
(三) 促進邦交	155
三、比較與論評	156
第七章 孔墨財經思想之異同	159
第一節 生產	159
一、孔子的生產觀念	159
(一) 庶與富	159
(二) 盡力乎溝洫	160
(三) 發展工商業	161
二、墨子的生產觀念	161
(一) 增加生產力	161
(二) 以時生財	162
(三) 全民勞動	163
三、比較與論評	163
第二節 消費	164
一、孔子的消費觀念	164
(一) 尚儉	164
(二) 循禮	165
二、墨子的消費觀念	166
(一) 奉給民用則止	166
(二) 實利主義	166
三、比較與論評	167
第三節 財經政策	168
一、孔子的財經政策	168
(一) 均產	168
(二) 薄稅斂	169
(三) 使民以時	169
二、墨子的財經政策	169
(一) 節葬、短喪	169
(二) 非樂	170
(三) 均產	172
(四) 調節物價	172
三、比較與論評	173

第八章 孔墨教育思想之異同	175
第一節 教育的基本理念	175
一、孔子的教育理念	175
(一) 教育的重要性	175
(二) 教育的宗旨	176
二、墨子的教育理念	176
(一) 教育的重要性	176
(二) 教育的宗旨	177
三、比較與論評	177
第二節 教育的內容	178
一、孔子的教育內容	178
(一) 通才教育	179
1. 六藝之文	179
2. 循禮之行	180
3. 忠信之德	180
(二) 分科教育	181
1. 德行	181
2. 言語	182
3. 政事	182
4. 文學	182
二、墨子的教育內容	182
三、比較與論評	183
第三節 教學的態度	184
一、孔子的教學態度	184
(一) 有教無類	184
(二) 循循善誘	185
(三) 以身作則	185
二、墨子的教學態度	186
(一) 強聒說教	186
(二) 窮究原委	187
(三) 言行合一	188
三、比較與論評	188
第四節 求知的方法	189
一、孔子求知的方法	189

(一) 博學審問	189
(二) 慎思明辨	190
(三) 取徵闕疑	190
二、墨子求知的的方法	191
(一) 聞知	191
(二) 說知	192
(三) 親知	193
三、比較與論評	195
第五節 教學之術	195
一、孔子的教學之術	196
(一) 因材施教	196
(二) 啓發思維	196
(三) 叩其兩端	197
(四) 對比見義	197
(五) 善用譬喻	198
(六) 砥礪磋磨	198
二、墨子的教學之術	199
(一) 因材施教	199
(二) 相機教學	200
(三) 因勢利導	201
(四) 把握要點	202
(五) 善用譬喻	203
(六) 慎其習染	205
三、比較與論評	206
第九章 結 論	209
第一節 孔墨思想之所以異同	209
一、理性與理智之偏尚	210
二、仁義與實利的趨舍	211
三、人倫與天道的分途	213
四、精神氣質之懸隔	214
第二節 孔墨思想的展望	215
一、融和西方宗教精神、重開生命的學問	216
二、調整文化心靈、開展科學領域	217
三、落實外王之學、完成民主建國	218
主要參考書目	219

第一章 導 論

孔、墨兩家，在中國思想史上，都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先秦時代，即已號稱顯學。故韓非子稱：「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韓非子·顯學》）其〈顯學篇〉就是專對儒、墨兩家而發。孟子亦謂：「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孟子·滕文公下》）而《呂氏春秋》亦云：「孔墨徒屬弟子，充滿天下。」（〈尊師篇〉）又云：「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當染〉）僅就這些記載，我們便不難想見當時兩家學說興盛之一斑。

在這種兩強爭長的情況下，由於思想理念的差異，或種種客觀的因素，他們彼此之間，自不免相互批判，甚至相互攻訐。所以莊子說：「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莊子·齊物論》）而當時及後世之學者，也不免有許多軒輊之論、批駁之言。於是眾說紛陳，莫衷一是。實有整理與廓清之必要。因而不揣固陋，思就兩家思想之糾葛，作一次較徹底的比較和分析，並分別凸顯其精神之所在，而各還其學說之本真。希望能使這宗千古懸案，得到相當程度的論定。這是筆者所深自期勉的。

第一節 先秦時代儒墨相非的情形

先秦時代，在儒、墨爭議中，首先發難的，厥為墨家；其後，代表儒家立場的孟子、荀子，皆嘗先後予以還擊，遂使儒、墨之是非，達於高潮：

一、墨家非儒之說

墨家非儒之說，多集中於《墨子·非儒篇》。審其非儒之內容，約有十端：

1. 舉儒者喪服之禮，以爲「逆孰大焉」、「贛愚甚矣」。
2. 舉儒者婚姻之禮，以爲「悖逆父母」。
3. 舉儒者強執有命，以爲「是賊天下之人者也。」
4. 舉儒者必古言服、循（述）而不作、勝不逐奔。以爲「皆小人之道也」、「不義莫大焉。」
5. 舉儒者「君子若鐘，擊之則鳴，弗擊不鳴。」之言，以爲「是夫大亂之賊也。」
6. 舉晏子言：「孔某之荊，知白公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僂之。」以爲「非賢人之行也。」「非義之類也。」「非仁義之本也」
7. 舉晏子諫景公勿以尼谿封孔子，孔子恚，怒於景公與晏子，乃遣子貢勸田常與越伐吳，導致三年之內，齊吳破國之難。以爲皆孔子之謀。
8. 舉孔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之不當。
9. 舉孔子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羸飽則僞行以自飾，以爲「汙邪詐僞，孰大於此。」
10. 舉孔子誣舜與周公。以爲「其所行，心術之所至也。」

其中前五項，乃就儒家之主張而提出批駁，屬思想理念之論難；後五項則舉孔子之言行而非議之，則涉及人身之攻擊。此外，〈公孟篇〉中，除「譬若鍾然，扣則鳴，不扣則不鳴。」「行不在服」與「教人學而執有命，是猶命人葆而去斤（其）冠。」之言，與前述第三、四、五項兩項大致相同外，其非儒之言論，尙有以下數則：

公孟子謂子墨子曰：「昔者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使孔子當聖王，則豈不以孔子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

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

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非三日之喪，是猶僇謂擻者不恭也。」

儒者之知，豈有以賢於嬰兒子哉！

子墨子問於儒者曰：「何故爲樂？」曰：「樂以爲樂也。」子墨子曰：「子未我應也。今我問曰：何故爲室？曰：冬避寒焉，夏避暑焉，

且以爲男女之別也。則子告我爲室之故矣！今我問曰：何故爲樂？

曰：樂以爲樂也！是猶曰：何故爲室？曰：室以爲室也。」

子墨子謂程子曰：「儒之道，足以喪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天鬼不說，此足以喪天下；又厚葬、久喪，重爲棺槨，多爲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後起，杖後行，耳無聞，目無見，此足以喪天下；又弦歌鼓舞，習爲聲樂，此足以喪天下；又以命爲有：貧富壽夭，治亂安危，有極矣，不可損益也。爲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爲下者行之，必不從事矣！此足以喪天下。」

以上以最後一則提出儒家「以天爲不明、以鬼爲不神」、「厚葬久喪」、「弦歌鼓舞，習爲聲樂」、「以命爲有」四事，認爲足以喪天下，最能具體凸顯儒、墨思想爭議之所在。至於〈耕柱篇〉，也有兩則明顯的非儒言論：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爲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子墨子曰：「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對也。葉公子高，豈不知善爲政者之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哉？問所以爲之若之何也。不以人之所不智者告人，以所智告之。故葉公子高未得其問也；仲尼亦未得所以對也。」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我與子異，我不能兼愛：我愛鄒人於越人，愛魯人於鄒人，愛我鄉人於魯人，愛我家人於鄉人，愛我親於我家人，愛我身於吾親：以爲近我也。擊我則疾，擊彼則不疾於我。我何故疾者之不拂，而不疾者之拂。故有殺彼以利我，無殺我以利彼。」子墨子曰：「子之義將匿邪？意將以告人乎？」巫馬子曰：「我何故匿我義？吾將以告人。」子墨子曰：「然則一人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十人說子，十人欲殺子以利己；天下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利己；一人不說子，一人欲殺子以利己，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天下不說子，天下欲殺子，以子爲施不祥言者也。說子亦欲殺子，不說子亦欲殺子：是所謂經口者也，殺常之身者也。」

以上第一則，僅牽涉答問之技巧。第二者雖然只是與巫馬子相互論難，但巫馬子根據孫詒讓的說法，認爲「蓋巫馬期之子姓。」（見《墨子閒話·耕柱篇注》）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集解》：「鄭玄曰：魯人。」與本篇巫馬子所稱：「愛魯人於鄒人。」的說法，正

相吻合。所以巫馬子在墨家心目中，也是儒家的代表，而本文的內容，也正是攻訐儒家「愛有差等」的觀念，自然也算是「非儒」的言論。

以上所舉，雖然都有「子墨子曰」云云，表示皆墨子弟子傳述其師之言，而非墨子親身的著述，其中也多涉誣蔑之辭。但也不難看出，墨家與儒家之間，確實存在著許多思想上的衝突。

二、儒家闢墨之言

在儒家陣營中，孔子未及見墨子，〔註1〕自不能對墨家有所批評。但其後的孟子與荀子，則對墨家，有相對嚴厲的批判，尤以孟子為然。《孟子·滕文公上》記孟子與墨者夷之論薄葬，令夷之慙然改容；〔註2〕〈盡心上〉雖稱「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但仍然傷其離於中道。〔註3〕至於〈滕文公下篇〉對則墨家兼愛，大加撻伐。其言曰：「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竟把墨家的兼愛，比之為禽獸的行為。並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這簡直是與墨家誓不兩立的宣言。

至於荀子批判墨家之言，約有下列數則：

墨子之言，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赭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

〔註1〕 墨子約生於周敬王末年至周元王初年之間（西元前479年～473年）而孔則卒於魯哀公十六年（西元前479年）。必未及見墨子。（詳見拙作《墨子教育思想研究》第一章第一節）

〔註2〕 按：《孟子·滕文公上》：「孟子曰：『……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塹。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告夷子，夷子慙然為間曰：『命之矣！』」

〔註3〕 按：《孟子·盡心上》：「孟子曰：『楊氏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朱注云：「此章言道之所貴者中，中之所貴者權。」

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罰不行。……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嚙菽飲水，惡能足之乎！（〈富國篇〉）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而墨子非之奈何？……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聵之於清濁也，猶欲之楚而北求之也。（〈樂論〉）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太儉約，而侵差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鈞也。（〈非十二子〉）

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頓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執業。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王霸〉）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天論〉）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解蔽〉）

以上〈富國篇〉之言，乃認爲墨子之〈非樂〉，將使天下因缺乏陶冶人心，移風易俗之具而趨於亂；而過分節用之結果，反使人因缺乏追求舒適生活之意願而更趨於貧。至於粗衣惡食，清心寡欲，將使各種獎賞，都會大大降低激勵人心與勸賢之功能；而君臣百姓同務賤役，有損君長之尊嚴，將使刑法不易實施。如此一來，在盡失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天下貧窮匱乏，再怎麼推行節儉，皆將無濟於事。

〈樂論篇〉之言，則闡述音樂之功能，以駁斥墨子之〈非樂〉；〈非十二子篇〉，則斥墨子之太講求功利，太過於儉約，且忽視上下差等之觀念。大體與前述〈富國篇〉之義相同；〈王霸篇〉評墨子之事必躬親爲「役夫之道」，不如儒家之「論德使能」；〈天論篇〉譏墨子只注意到尚同、齊一之理念，而忽略差等之客觀事實；〈解蔽篇〉則譏墨子只注意現實之用，而昧於文采之積極意義。

由以上的敘述，也可以看出儒、墨思想間矛盾之深。而儒家闢墨之言，其嚴苛的程度，也絕不下於墨之闢儒。至於孟子「無父無君，是禽獸也！」之言，更是痛毀極詆到了極點。面對這些相互攻訐的言論，而欲論斷其是非曲直，實有進一步探討與分析的必要。